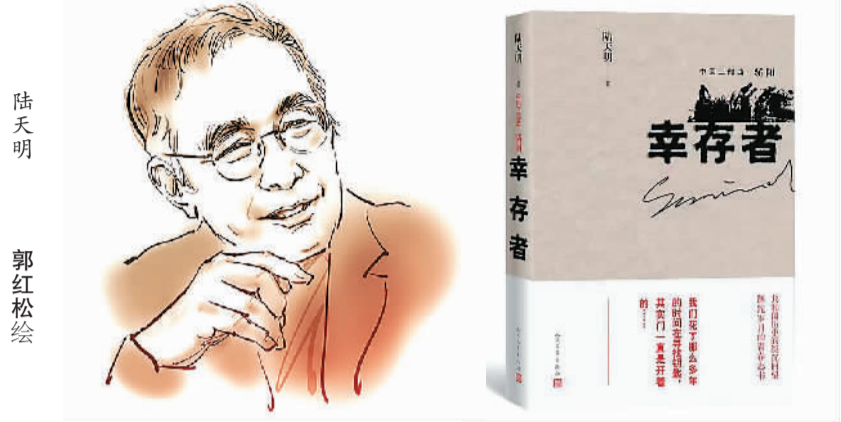


◎创作谈

用写作奉献一片真心

——小说《幸存者》《沿途》创作谈

陆天明



陆天明

郭红松绘



下那些真性情，文字淌得出血来。

三

有一年——大约30多年前，一位声名鹊起的青年作家带他一位朋友来看我。席间他诚恳地对我说：“中国有些事，只有我们这一代作家写得出。我们要写啊。”是的，恰如我在《沿途》卷首语中说的那样：“我们这代人一切的幸和不幸都源于我们总是处在新旧两个时代交替的漩涡中。”坎坷和曲折是描述我们这代人一生的关键词。这种坎坷和曲折让我们完整地参与和见证了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浴火重生的历程。我们是这历史的见证人，又是参与者。这里更重要的关键词是“参与者”。中国这几十年的变革，其剧烈程度绝不亚于地球几百万年前那场以沧海桑田为主要特征的“造地运动”。这场变革改变了中国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家庭和每个人的命运，决定了我们今天生活的模样，也必将在以后很长一个历史阶段影响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模样。同时，也会对世界产生相应的影响。作为当代作家，怎么可以袖手旁观？我们不仅有责任以文学的方式去记录自己 and 十几亿人在这场变动中所发生的情感变化、经历的人生艰难、产生的种种幸福感和付出的巨大代价，是不是还应该踔厉奋进，参与到这场新的“造地运动”中去？在这场剧烈而又伟大的变革中，作家不能缺位。那时我想到我是不是应该去做一种“参与文学”？也许有人会嘲讽这种文学不太纯。但这种嘲讽又算得了什么？说起来，我又用了10年时间做这一种“参与文学”，写了《苍天在上》《大雪无痕》《高纬度战栗》《省委书记》和《命运》等作品。读者和观众用他们那命运令我震惊的、完全想象不到的热情告诉我，他们是多么需要作家和他们一起奋斗，把眼前这个中国变得更好。哪怕作家只付出了一分努力，他们也会报以十分百分的呼应。

四

再后来，我当然想得到，无论怎样的“自信”，留给我们这代人的时间也不会太多了。一次接受采访时，我说过这样一段话：“因此，我要把对这个世界要说的话赶紧说出来。说出只有我们这代人才能知道的事实。”告诉他们，中国曾经产生过这样一批“理想主义者”。他们以追求无私和崇高，深入民间，与广大群众一起以改

不能被打倒，肉身可以遭受磨难，但内在的意志神圣不可侵犯”。巴桑这个孤勇者，以自己的顽强意志，突破苦难的重重围困，并在广阔天地构建起伟大的人间之爱。

这些孤勇者形象，在情感的链接上打通了多维空间。海勒根那使作品的格局不断开阔起来，突破了历史的、民族的、地域的限制，在精神层面获得了更自由、广阔的天地。

在叙述方式上，海勒根那尝试走出舒适区。他创作了多篇以大师或前辈名作家作品命名的小说，这一方面是作者以自己的方式向大师致敬，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他的创作追求。如《第三条河岸》取自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我的叔叔于勒》取自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十八岁出门打工》取自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午夜沉溺》虽在标题上不明显，却是作者以短篇形式向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致敬的作品。海勒根那从不吝惜作为粉丝的狂热，读者能从他的作品中深切感受到与大师作品之间的时空对话，并且其间凸显着

◎新作评介

「对话」当代文学

——读傅小平《一米寂静》

俞耕耘

文学作品，始终兼具书写与言说两种面向。前者指向作者创作，后者指向读者接受。任何读解评价，都是对书写的言说，然而作家的言说却有时缺席，文学访谈的意义就凸显出来。我概括为：打破独白，回归现场，导向问题。傅小平的《一米寂静》实为当代文学的探访游历，通过对话勾勒16位作家的精神肖像、创作版图。好的访谈犹如翻开魔术师表演道具，其中包含人生和作品的“戏法”。

文学对话是“破门而入”后的“短兵相接”。放下客套，深准稳狠，直入创作命门，又是极高要求。它基于坦诚之上，是眼光、修辞、趣味和视野的统一。傅小平是理想的提问者，不虚荣，不回避。书中每篇对话都基于小说细读，可谓一位评论家对作家的“在场评论”。直与勇的气性，尤为难得。他充满疑虑，抛出尖锐问题。张贤亮的创作力、创新性和突破力是否枯竭？“或许正因为小说人物没有原型，是你凭着想象‘编’出来的……我有一种印象：从总体上看，人物形象过于符号化。”傅小平也质疑《一亿六》叙述的离奇失真，“这种超乎寻常的构想，多少触及了社会伦理的敏感神经，其中又有多少合理性？”

书名“一米寂静”暗示了等待回应的空隙，也是作家意欲辩驳前的静默时刻。它决定了成书后的风格——争论与辩白。“任何典型人物都有符号化的特点。你说的两个缺乏个性的人物，恰恰是我着力塑造的。”在提问中内置批评的情形，并不多见。谈话也引发诸多富于启迪的话题，如作家和小说家、虚构与非虚构、寻根与西化、现实与荒诞、当下与记忆的关联分野。“非虚构，在严格意义上也是虚构，至少是半虚构”，它可以转化为事实与“可知事实”的关联。“当下的生活不仅仅是当下的，它也是激发我过去记忆的一种活力，它会赋予我过去的生活一种新的意义。”

这些命题也揭示文学中看似异质，却辩证统一的要素。唯有比较兼容，方有开阔认知。越是形而上的虚构，越要写出现实的质感。“如果没有全球视野，没有对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文明成果的充分汲取，这个本土的‘民族文化传统’也看不清，深入不了。因此，继承传统的意义，是我们重新发现和创造一个传统形而上的虚构，越要写出现实的质感。”

当然，即使能有幸写完这三部曲，后边要走的路仍很漫长。我将默记19世纪美国思想家爱默生的这句话“剥开这些字，会有血流出来”，力图让它一直灼烧着我那敲击键盘的手指和始终守望某种理念的心。

归根结底，还是这一点，希望读者能在这些文字中感受到，面对历史和未来，我在用写作奉献着自己的那一片真诚和真心。

（作者系作家、编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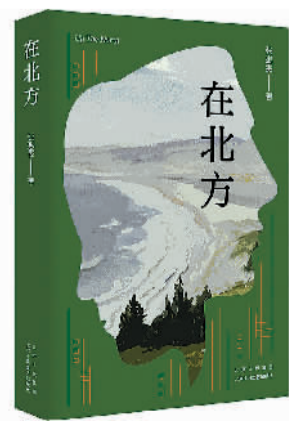
《在北方》：聚焦华人女性生活

本报电（张嘉幸）近日，作家张惠雯短篇小说集《在北方》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1978年出生的河南籍作家张惠雯，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现居美国波士顿。在海外生活的她，坚持用中文写作，讲述华人团体故事，曾获新加坡国家金笔奖、首届人民文学新人奖、《上海文学》奖等。

《在北方》包括《雪从南方来》《二人世界》《黑鸟》《玫瑰玫瑰》等9篇，主要聚焦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群体，以人到中年的女性为主角，讲述她们的情感与婚姻生活。张惠雯以自己对外景、天气、光线等自然元素的敏感营造小说氛围，又用克制而精准的笔法渐次展现人物心理变化，为我们呈现出安居异域他乡后的中产移民女性的经历与心灵世界。

作家徐则臣评价：“现今国际上最前沿的短篇小说家几乎都致力于发挥短篇小说的文体优势，首先在艺术层面上进行实验

探索，比如爱尔兰小说家威廉·特雷弗、科尔姆·托宾、克萊夫·吉根。科尔姆·托宾的写作就特别警惕戏剧性冲突，这一点在惠雯的作品中也有突出体现。她的小说经常从我认为没有‘戏’的地方直奔机似的原地起飞，这恰恰是一种难得的能力，也是一种与国际接轨的特质。”



上世纪90年代初，小说《泥日》出版时，我曾在扉页上写过一个“作者小传”：“陆天明。大胡子。1943年10月生于昆明。长子上海。10岁丧父。14岁离家（到皖南插队）。当过农民。山村小学教师。后来又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过青年班班长。一个武装参谋。老兵连代理指导员。一个绝非偶然的机会，他获准在北疆滴水成冰的季节，把自己关在无法生火的旧库房里，编织作家梦。他很笨拙。常常觉得自己可能来不及写完所要写的那些东西。这是他所有那些很古怪的预感里唯一还没得到证实的预感。”

后来的几十年，我一直坚持写作，跟踪当代中国巨大而剧烈的现实生活变迁，涉猎过知青题材、反腐题材、革命历史题材，接连写出了9部长篇小说。我既搞过“纯文学”实验文体的探索，也涉足过大众的通俗的影视、话剧创作，甚至写了数十部颇有社会影响的电视剧。但一直也没能摆脱那个“梦魇”的纠缠，即“来不及写完所要写的那些东西”。

然后，就年过七旬了。都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本没有稍稍摆脱那种来不及写完的“梦魇”，它反而越发紧压地压迫自己。我也追问过自己，陆天明，你矫情个啥嘛。你到底有啥“要写”，你又来不及写的东西？你到底还想写个啥？！

其实，后来一段时间，我并没有特别明确自己一定要写什么，一定不写什么倒是一件“大事”。之所以说它是“大事”，是因为我和国内一些年龄相仿的文学爱好者一样，都是在那个革命年代开始“业余文学创作生涯”。后来，我开始明白，要做一个真正的文学写作者，就要像茅盾先生说的那样，要学会独立思考。从自己心中涌出的文字才能构筑起真正的文学殿堂。用一句在拨乱反正年代特别流行的话说，作家一定要拥有“自我”。

在那段时间里我可以说不惜一切代价地找回“自我”，尝试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文坛上。那个阶段的代表作就是《泥日》和《桑那高地的太阳》。这两部小说在彼时的国内“纯文学”界也确实产生了一定反响。虽然如王蒙老师说的那样，它们在写作技巧上还没达到“纯熟”得不着痕迹的地步，但还是让不少熟人“惊叹”，这真是曾经的那个“陆天明”写的吗？可以说，那时许多朋友基本上认可：陆天明“新生”了。

孤勇者的气质

——读海勒根那的小说

筱雅

近读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小说，心里不禁响起《孤勇者》的旋律。人生难在对抗孤独，正因为难，所以对抗本身就带着孤勇者的气质。海勒根那作品中渗透出来的精神气质和人物品格，与此有相通之处。

海勒根那作品中塑造了众多孤勇者形象的主人公。这些人物的虽是寻常人却有不同寻常经历，也有的经过陌生化处理和艺术加工，变成史诗作品中“神”一样的存在。《过路人，欢迎你来到哈吐布其》里像骆驼一样高大威武的不速之客“阿恰”永远都神采飞扬。他酒量惊人，吃肉技法娴熟，人们清晰地发觉他的吃相好似《蒙古秘史》中的“大巴鲁刺”。作者借“阿恰”的出现，描摹了哈吐布其人崭新的生活图景。作者也试图回望

历史，《穿过黑夜来牧村的人》像深夜呓语，那一队人马身着古代战服，披盔戴甲游荡在无数个深夜，只为寻找自己的子孙，并告诫他们“贪婪是恶魔”。这些从历史中走来的人，是作者找寻精神血脉的通道。回归现实，海勒根那笔下的角色同样勇敢，充满悲壮色彩。《蒸汽火车呼啸而过》中的平安为了能为心爱的女孩拾回那条被吹走的围巾，像堂·吉珂德一样，与呼啸而过的蒸汽火车搏斗。《能动嘴就别动刀》中，一个心狠手辣的主人公形象在破碎的叙事圈套里，轮廓逐渐清晰起来，甚至到最后读者都无法辨别事情的真相。把历史与现实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巴桑的大海》中的巴桑，这个草原上的硬汉形象传递出来的是“人可以失败，但